



滿腔仇恨化烈火

(宋 曼)

河南人民出版社

编 者 的 话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青年，即使是青年工人，因为没有受过旧社会的苦，更应该加强阶级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为了适应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的需要，我们已陆续编辑、出版了一些工人和贫下中农的家史，今后我们还要继续编辑、出版。

“哪里有剥削，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满腔仇恨化烈火》这本小册子，所收集的四篇家史，再一次活生生地证明了这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同时他们还以血的事实，痛斥了叛徒、卖国贼林彪所鼓吹的反动的孔孟之道，真切地说明了“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的伟大真理。

今天，在社会主义社会里，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阶级敌人决不甘心于他们的灭亡。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的革命斗争精神，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英勇奋斗。

一九七五年三月

目 录

新旧社会两重天	(1)
满腔仇恨化烈火	(17)
宁死不屈	(37)
我恨透了万恶的旧社会	(51)

新旧社会两重天

一九六九年九月的一天，夏邑县业庙公社芦庄大队焦庄生产队模范饲养员焦洪山，正在饲养室里忙着喂牲口，突然大队党支部书记笑哈哈地来到他跟前，说：“洪山，报告你个好消息，县里通知让你到北京参加建国二十周年国庆观礼。”焦洪山一听，心情万分激动，心里扑腾扑腾直跳，情不自禁地说：“咋！让我去北京？”书记满怀激情地说：“是啊！这次你去北京就要见到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了。”顿时，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象一股暖流传遍全身，幸福的泪花顺着眼角直往外流。这天夜里，焦洪山屋里的灯特别亮，他坐在桌前端详着毛主席画像，心想：旧社会逼得俺家破人亡，新社会当家作了主人，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啊！忆过去，看现在，想斗争后的胜利和胜利后的斗争，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童年的火种

焦洪山是在苦水里泡大的。从他刚记事时起，爷爷、父亲就给地主扛活，出尽了牛马力，没黑没明地干，但一年还

是弄不够半年稀糊涂喝的，秋收一毕就得出外要饭。为了糊口，焦洪山九岁那年，爷爷焦勤友不得不租种本村地主焦勤思的四亩地。这年秋天，全家辛勤劳动，在这四亩地上种上了小麦。第二年春天，一家人看到绿油油的小麦都十分高兴，焦勤友心想，今年除了交上租子，准能剩一部分，一家老少也能吃上几顿饱饭了。谁知就在这小麦刚刚吐穗的时候，一场狂风卷着暴雨，一直落了五、六天，小麦全部被大水淹没。水下去以后，全家看着象碌碾一样扑倒在地、淤上黑泥的小麦，发起愁来，往后这日子可咋过呀！

种一葫芦还打不到两瓢的麦子总算收到家来了。

一天，焦勤友一家正在拾掇着麦子，勤友的老伴用簸箕簸了又簸，搓了又搓，把打下的那一点秕麦子，倒进小笆斗里。正在这时，焦勤思带着他的管家来逼租，气势汹汹地说：“麦子已经打下了，怎么还不交租子？”

焦勤友看了他一眼，霍地站起来，指着小笆斗里的一点秕麦子，说：“连种子都没见够，拿啥交租子！”

焦勤思白眼珠子一瞪，恶狠狠地说：“拿啥交？我的地是白种的，嗯！不收一粒也得交！”管家急忙把笆斗的麦子掂到焦勤思面前，焦勤思抓起一把一看，麦粒又秕又小，给管家使了个眼色。管家心领神会，把帐本摊开，算盘拨得哗啦哗啦的响，说：“每亩交租八十斤，四亩应交三百二十斤，折款三十二块，这笔帐给你记下了！”说罢，算盘一夹，跟在焦勤思的屁股后面走了。

焦勤友背上了阎王债，心里象压了千斤石。他明知越租

种地主的地，越要欠债，可因生活所迫，还只得压住心头的怒火，继续种下去。

从此，焦勤友一家，风里来，雨里去，历尽千辛万苦，终日在这几亩地上出力流汗，总算把这块地种厚实了。第二年，小麦长得格外茁壮。哪知焦勤思看到后，又出了鬼主意。

一天，地主管家来到焦勤友家里，把帐本子一摊，老鼠眼一瞪，对焦勤友说：“东家急需用钱，要清清帐，你欠的债限三天还清！”

焦勤友一家要饭要了一春，吃的都没有哪还有钱还债，他冲着管家说：“三春上逼债活是要命！”

“三天还不清债，东家就要抽地！”管家说罢走了。

三天过去了，焦勤思亲自出马，找到焦勤友说：“去年租子你不交，现在债你又不还，地不能再叫你种了，从今天起把地抽回！”

焦勤友一听抽地，火冒三丈，指着焦勤思的鼻子骂道：“焦勤思！眼看麦子快要收了，现在要抽地，你安的啥心！”

焦勤思蛮不讲理地说：“我的地我当家，说抽就抽，还能属你管！”就这样，全家人辛辛苦苦种的小麦，硬是被焦勤思强行霸占了去。

麦子被霸占后，焦勤友又气又恨，不几天就病倒了。那时，家无一粒粮，全靠要饭和剜野菜度日。焦勤友的病不仅不能得到治疗，就是连碗面汤也喝不上。就这样，焦勤友一

天天地煎熬着，病情也越来越重。一天夜里，全家人围在床前，看到焦勤友那干瘦的面孔，说话又少气无力，眼泪直往下掉。焦勤友看到全家人为他担忧，想着往后的日子更不好过，便对老伴说：“眼看全家老小命难保，我看还是把两个闺女送给人家……逃条活命吧……”老伴听到这话，心里象刀剐一样难受，可她看到孩子只显得高颧骨，深眼窝的瘦脸，就没有说什么。两个闺女听到要给人家，一头扎到母亲怀里，痛哭着说：“娘，俺不去呀，咱死死在一块！”母亲流着眼泪声音颤抖地说：“妮啊！不……不是爹娘心狠，是地主逼得咱没有活路啊！有一线活路也不让您离开爹娘……”不几天，两个女儿被人家接走了。临走时，母女难分难舍，全家人抱头痛哭。母亲用手理了理女儿额上的乱发，擦了擦脸上的灰尘，泪水象断了线的珠子扑簌扑簌地直往下落。她眼看着两个女儿就要离开身旁，心里一抽，晕了过去。等她苏醒过来，再去看时，女儿已经走远了，焦勤友看着两个闺女给了人家，连病加饿，不久死去。从此后，全家的生活负担，便落到了洪山的父亲焦殿家身上。

焦殿家是个刚强直性子人，但是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他只有把仇和恨记在心里。一天，洪山天未明就出去讨饭了。下午扛着空空的要饭篮子回来时，在地主的榆树上剥了一块榆皮，被焦勤思看见了，张口就骂：“穷命鬼，你剥我的树，非打死你不行！”说着，就朝洪山劈头盖脑地打来。焦洪山年小力薄，挣脱不下，被打倒在地上，口中不住声地骂。焦洪山被打得遍体鳞伤，一瘸一拐地回到家，见到

父母痛哭起来。殿家看洪山被打成这个样子，眼都气红了，拈把菜刀要和焦勤思拚个死活。这时母亲急忙上前拦住，劝道：“人家有钱有势，你一个人去拚，不是送死吗？这个仇咱要记住，总有一天要报！”

苦难的岁月煎熬着苦难的人们。殿家的母亲看着一家人瘦得皮包着骨头，在家实在无法熬下去了，就对殿家说：“你领着孩子出去讨个活路吧！”就这样，殿家含着眼泪辞别了老母亲，背着小女儿，洪山的母亲背着未满周岁的弟弟，后面跟着洪山，迈着少气无力的脚步，逃往外乡去了。

在逃荒的路上，靠讨饭活命，走一村要一村，走一店要一店，忍饥受饿。一个多月过去了，一家人来到了安徽省的正阳关。白天出去要饭，夜晚住在一座破庙里。数九寒冬，滴水成冰。一次，北风呼啸，大雪纷飞，一连几天下个不停。焦洪山一家人盖着一条破烂的薄被子，卷缩在破庙里，孩子冻饿得直哭。后来，实在受不了，洪山的爹娘让洪山在家看管着弟弟、妹妹，不得不冒着刺骨的寒风，踏着没膝的大雪出去乞讨。这里沟壑纵横，丘陵起伏，哪能分辨出哪里是沟，哪里是路。一路上，陷进雪沟里，爬出来再走；滑倒在路上，起来继续朝前赶。一天不知摔倒多少次，弄得浑身是雪，脸冻得发紫，手脚冻得麻木。傍晚，当洪山的母亲返回离破庙不远的地方，就听到洪山的哭啼声。于是，她吃力地拚命往回赶。她踏进庙门，猛一愣，看见五岁的女儿由于连饿加冻，已经不动弹了。她急忙把女儿托起，呼喊着重：“妮啊！你饿几天了，娘给你要来馍馍了，你吃一点吧……”可女儿浑身

冰凉，已经冻僵，再也回答不出声音来了。洪山的父亲含泪把女儿埋了以后，不满周岁的小儿，也慢慢闭上了眼睛。母亲把小儿抱在怀里，泣不成声地说：“孩啊，娘的娇孩啊！你再吃娘一口奶吧……”可洪山的母亲瘦得性命难保，哪还有奶水。她把干瘪的奶头塞在孩子嘴边，孩子青紫冰凉的小嘴再也张不开了。就这样结束了他短暂的生命，离开了人间……。

两个孩子死了不久，一场大祸又临头了。一天，两个鬼头鬼脑的家伙闯进破庙里来，环视了一下，问道：“哪儿的？”

“要饭的！”焦殿家回答。

一个家伙看了焦殿家一眼，说道：“今天该你出壮丁了！”

“为啥出我的壮丁？”焦殿家愤慨地反问。

“为啥出你的壮丁？嘿，这是上级给西天爷的命令！”另一个家伙说。后来，这两个家伙看焦殿家瘦得那个样子，转脸一啣咕，说道：“好了，好了，今天你不去，就得出四块钱的壮丁费！”

穷人衣不遮体，食不充饥，哪还有钱出壮丁费。这两个家伙看到无油水可榨，就把视线转移到十几岁的焦洪山身上，说：“拿不起壮丁费，可以拿这小子来当！”稍停了停，又假惺惺地说：“看着这孩子挨饿也怪可怜，叫他到西天爷那里扛个活，总也算给他找了个饭碗。”

焦洪山气愤地说：“宁愿饿死也不去！狗娘养的，你不讲理。”这两个家伙抓住焦洪山就往外推，焦殿家夫妇忙扑

向前去阻拦，被踢倒在地，强行把焦洪山拉走了。

焦洪山从小就跟着父亲干活，逃荒，要饭。自从被抓到杨西天家以后，他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恨不得一下子回到父母身边。可是他想，逃出这虎口，又怕给父母招惹是非，所以，就在杨西天家勉强停了下来。

杨西天是这一带有名的大地主。他上勾结官府，下靠一帮狗腿子，私派捐税，催粮要款，欺压百姓，无恶不作。被逼来给他扛活的人，算盘一响，一年的劳动被剥削得一干二净，年老或得了重病，就要被赶走，逃跑抓回来，就要被活活打死。就是在这样榨取穷人血汗的白骨堆上，建起了他那罪恶的楼堂瓦舍，万贯家业。然而说起话来，却是满口的“仁义”、“道德”。当地群众一提起杨西天，没有不恨得咬牙切齿的，所以，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吸血鬼”。

杨西天的管家，群众给他起了个外号叫“蒜瓣子牙”，是杨西天的一个得力打手。这人四十来岁，瘦长个子，长着一个四楞子头，翘起着七零八落的黄板子牙，经常跟在杨西天的屁股后面，献毒计，耍花招，是个十分阴险毒辣的家伙。焦洪山就是被他抓到杨家的。

焦洪山自从进了杨家地主大门，如同进了人间地狱。白天一天三晌在地里干活，回到家里还得打水，铡草，喂牲口。尽管如此，也只能吃上些残汤剩饭。冬天睡在草窝里，夏天睡在潮湿的牛棚里，蝇子咬，蚊子叮，就这样还经常遭毒打。一天，焦洪山到十几里外的赵左楼去担酒糟，往返两三趟，因最后一趟劳累过度，返回稍晚了一点，杨西天说他

在路上磨洋工，耽误了喂牲口，结果被毒打一顿。这天夜里，他一直在想：在家两个姑姑给了人家，爷爷含恨死去，逃到这里，弟弟、妹妹活活饿死，自己又被逼到狗地主的大门里，挨打受骂，这到底是为什么？一连串的问题，在他脑海里翻腾：富人为什么“富”？穷人为什么“穷”？这难道真的象地主所讲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吗？不是，绝对不是。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劳苦大众受到的苦难中，看到了在这个黑暗的鬼世道，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都是黑心肠，认识到地主都是靠剥剥削穷人发家，穷人都是被地主榨干了血汗，才被逼得家破人亡。焦洪山越想越愤怒。因此，他恨透了万恶的旧社会，恨透了那些地主老财。他暗暗下定决心：这口气总有一天要出，这个仇总有一天要报！

倔强的斗争

“哪里有剥削，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有斗争。”地主老财杨西天对穷工们的残酷剥削和压迫，迫使焦洪山和几个穷工们积压在心底的仇恨终于象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

这一年，焦洪山辛辛苦苦总算熬到了麦收季节，就同几个穷工们去领工钱，可是“吸血鬼”让蒜瓣子牙一算，除了饭钱就没工钱了。他们几个回来愤怒地说：“‘吸血鬼’心真狠，咱白白干了一春，他不给老子一个工钱，咱也得治治他。”

一天，焦洪山和郑老花、郭长如等几个穷哥们商量，决

定串联穷爷们夜里轰抢杨西天的麦子，给狗地主点颜色瞧，也叫他看看咱穷人的厉害。他们把一切安排停当后，深更半夜时分，几十个穷爷们都先后来到村西的麦地里。他们设下岗哨，定了“口令”。只见掠的掠，装的装，十五亩麦子很快轰抢一空。焦洪山等人在三更天才回到长工棚里。

第二天早晨，蒜瓣子牙催着长工到地里割麦，但到西地一看，十五亩麦子被轰抢光了。他急急忙忙跑回家，向杨西天报告。杨西天听了非常恼火，活象一只刚被捕住的野狼，四处乱撞，立坐不安。这时，蒜瓣子牙凑到杨西天跟前，恶眼珠一转，阴险地说：“我看，这麦子准是这些穷长工领头干的！”杨西天“嗯”了一声，便指使他四处追查，审问长工。但穷人们心心相连，都恨透了杨家地主，谁也没有说出轰麦的事，却都给蒜瓣子牙顶了回去。

蒜瓣子牙的追查、审问，没有弄出轰麦的线索，杨西天不甘罢休，便亲自出马，进行诱骗。上午，他叫蒜瓣子牙把穷工叫在一起。这时，杨西天拄着文明棍来到面前，装出一副“慈善”的面孔，皮笑肉不笑地说：“大家都坐下吧，都是自己人。我杨家历代行‘善’积‘德’，深明‘仁义’。你们在这里干活，有工钱，有饭吃，可是竟出现‘乱臣贼子’，轰抢我的麦子。你们要说出来是谁带头干的，我杨某有赏……”

穷工们全不理睬他那一套，一个个都射出鄙视的目光。杨西天见没有一个吭声的，就暴跳如雷地说：“他妈的，今天不说出来，老子不管你们饭吃！”

大伙一听他破口骂人，个个紧攥拳头，冲上前去，齐声说道：

“他妈的，你骂你自己！”

“不管吃，老子要造反，就不干活了！”

杨西天一听，怒气冲冲地说：“你们这些穷鬼，想‘犯上作乱’！”

这时，焦洪山从人群中冲了上去，指着杨西天厉声痛斥：“杨西天，什么犯上作乱？！大伙给你卖命，不给工钱，现在又说不给饭吃，你行的什么善，积的什么德，讲的什么‘仁义’？完全是骗人的鬼话！从今天起停工！”

“从今天起停工！”

“停工！！”

“停工！！！”

这吼声，似声声霹雳，响彻长空，震天动地，吓得杨西天心惊胆战。蒜瓣子牙怕主子吃亏，马上对杨西天嘀咕了一声，急忙从人缝中挤出来溜走了。

杨西天不但没有查出来麦子是谁领头轰的，反而被穷工们弄得那样狼狈，心中更加恼火。他虽然怀疑领头轰麦的是焦洪山，但因抓不住把柄，所以，就暗地和他的兔崽子杨小麻子和蒜瓣子牙定诡计，对焦洪山下毒手。

一天傍晚，蒜瓣子牙突然叫焦洪山、田四、魏连方三个长工到场里去看麦，心怀鬼胎地说：“今天刚打好过了称的一千五百斤小麦在场里放着，少了别说对不起！”

焦洪山等人清楚地知道，杨西天被轰了十五亩麦，毒气没



出，这几天又看到杨西天行迹鬼祟，就预料到他要下毒手。

这天夜里，焦洪山时刻警惕着狗地主的鬼把戏。突然，洪山看到从场东边来了一个人，东张西望，轻手轻脚地朝放麦处走来。稍停片刻，那人四周听了听没有动静，以为洪山他们睡着了，就急忙扛起一袋麦子。正要走时，洪山推了推身旁的田四、魏连方二人，大喝一声：“偷麦的站住！”那人吓得一哆嗦，口袋扔在地上，拔腿就跑。洪山一个箭步追上去，一看是杨小麻子，一把卡住脖子，按倒在地上，三人你一拳，我一脚地打了起来，他嚎叫着说：“别打了，我是小麻子。”焦洪山边打边故意地说：“你这家伙夜里偷麦，还敢冒充主人，打！狠打！”……只打得地主兔崽子一颠一跛地窜开了。

第二天一早，焦洪山、魏连方就找到杨西天的大门上，田四就走东家，串西家，到处大声吆喝杨小麻子半夜三更偷麦的事，揭露杨西天施毒计，搞陷害的阴谋。

乡亲们听说此事，都纷纷赶来。顿时愤怒的吆喝声，责骂声，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洪流，狗地主杨西天龟缩在家里不敢开门，被弄得头昏脑胀，丧魂落魄。这一次斗争，打击了地主老财的嚣张气焰，给穷爷们壮了胆。

焦洪山和穷爷们惩治了杨家狗地主后，更增加了杨西天对焦洪山的百般虐待和折磨。焦洪山顽强反抗，英勇不屈，就和穷爷们一起去找杨西天算工钱，杨西天看大伙来到面前，从太师椅上站起来，点头哈腰地说：“嘿嘿，伙计们，今年的收成不是很好，工钱得减少几个。”焦洪山气愤地

说：“谁说今年收成不好，收那么多的粮食哪里去了！”

“你……你这是瞎说！”杨西天被问得张口结舌。

“杨西天，你要的什么鬼点子，我们一年到头累死累活给你卖命，工钱一个不能少！”郑老花抢上前去说。

大伙也都喧闹起来。

杨西天和蒜瓣子牙被驳得理屈词穷，死皮赖脸地说：“干不干由你们，工钱反正得减少！”

焦洪山厉声说道：“干不干由我们，想减少工钱，办不到！”

穷长工们吵得更加厉害。

杨西天一看不好收场，慌忙说：“好了！别吵了，给你们算！”蒜瓣子牙翻开帐本，拨弄几下算盘，说道：“焦洪山的工钱摊四块整，以前欠壮丁费四块，两不找。”

焦洪山一听，新仇旧恨一齐涌向心头，他把拳头往前一举，大声吼道：“杨西天，你真狠毒，老子再不给你当奴隶了！”

“哼，你这穷小子，今天在这里煽动人心闹事，快给我滚！”杨西天拍着桌子象只发疯的野狗大声狂叫。

长工们满腔怒火，象江河激流一涌而上，把这两条恶狗围了起来。

杨西天见势不妙，慌忙从一边溜走。蒜瓣子牙还没来得及走开，被洪山一把抓住，推得他东摇西晃，一头栽倒在地上，象条丧家犬似地爬起来跑开了。

就在这天夜里，焦洪山怀着对狗地主的无比仇恨，怀着

对穷爷们恋恋不舍的心情，逃出了虎口，找到了父母，连夜向久别了的家乡奔去。

新的征途

焦洪山一家，一路艰难奔波，回到了焦庄村。

这时候，我解放战争的胜利，正处在黎明的前夜；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地方反动政权也犹如惊弓之鸟，恐慌万状；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进一步推向高潮。焦洪山和其他穷苦人一样，在斗争中盼望着黎明的到来。

时隔不久，党领导的地方游击小分队，开始在这里活动，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一天晚上，游击小分队的郭指导员来到了焦洪山家。焦洪山一听是亲人来了，激动得热泪盈眶。接着他向郭指导员诉说了自己一家苦难的悲惨遭遇，表达了投身革命的坚强决心。后来就在洪山家还秘密召开了穷人会，决定建立起地方民兵组织。从此，焦洪山就成了秘密情报员。打这以后，焦洪山带着党的委托，肩负革命的重担，在革命的征途上更加阔步向前。他不顾生死安危，侦察敌情，给我游击队递送情报。

一天，焦洪山把侦察到的一些土匪、伪保长在会亭炮楼集结的情况，当即报告了我游击小分队，共同进行了认真研究分析。一致认为这是敌人在研究对策，妄图对我游击队进行疯狂反扑。为了打击敌人，保存我方力量，必须主动进